

亦舒新经典
YISHUXINJINGDIAN

恨煞

晨曦，阳光射进客房，
碎碎落在地板上，煞是好看，
月玫与福在两个女子，
却在金光中谈论如此可怕的一件事。

亦舒
著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亦舒新经典
ANITA LOOS

恨煞

亦舒
著

话已说得再清楚没有，
他吁出一口气，
走去去推开长窗，
露台地已铺上红砖，
阳光灿烂，
黑暗仿佛已经过去。

广东人民出版社
花城出版社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出版, 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。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(不含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及星马地区)发行、销售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恨煞

亦舒著.

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8.1

(亦舒新经典)

ISBN 978-7-5360-5193-5

I. 恨... II. 亦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76460号

责任编辑: 詹秀敏 李 谓

特约编辑: 丁树伟

封面设计: 黄炜瑜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5.875 1 插页

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1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老板去年底说的话尚在耳边：“我们是老字号，至多节省开支，取消奖金，伙计同我们像家人，绝不裁员。”可是到了年中，都会忽然来了一场疫症，市面冷清，生意一落千丈，终于也得请走几个老伙计。

夏天又特别热，什么都不做，光坐着，也一额汗，有二十年历史的出入口公司遭到空前劫难，同事个个变得沉默寡言。

老板娘季太太困惑地说：“我在这城市土生土长，从未见过如此困局，以往大风大浪，大家都可以绝处逢生，反弹得更高，这次是怎么了？”

有人轻轻咕哝：“弹簧坏了。”

季太太说：“叫小明去买些冰淇淋大家吃。”

小明进来，王福在同他说：“门口一盏灯泡不亮，你去换个新的。”

老板娘又说：“福在，你进来一下。”

王福在应了一声，随老板娘走进私人办公室。



季太太赔着笑脸，“福在，你在本公司劳苦功高。”

福在不出声。

五年前她走进这间出入口行，忍不住笑出来。

呵，时光倒流，怀古风情：老式办公室，冷气机装窗口轧轧声，不够凉加一把吊扇，发票用手写，文件堆积如山……

幸亏老板从善如流，由福在把整间公司电脑化。

有一年时间，她从早上八时做到晚上十时，三顿饭都在公司里吃，可是上头也不亏待她，一年发十六个月薪水，又送金表、小房车、旅游费。

老板是好老板，伙计是好伙计。

时势不一样了。

都会一向倚赖的天时地利人和渐渐消失，生意艰难。

季太太说下去：“老板到维嘉斯散心去了，叫我也去，我没兴趣博彩。”

福在想：季太太想说什么呢。

今时今日，也不会有什么好消息。

果然，只见她拉开抽屉，取出一只信封，轻轻推到福在面前。

“对不起，福在，你是明白人。”

福在不能不明白，只得点点头。

“福在，一有转机，一定找你帮忙。”

福在不敢怠慢，连忙说声明白。

“我出去了。”

她脚步有点浮松，内心不真切感觉越来越深，回到座位，忍不住用手捧住头。

被解雇了。

她拆开信封，里边有一封推荐信及一张支票。

对面同事轻轻说：“轮到你啦。”

福在点点头。

“你一向高薪，有点节蓄，又没有子女，不比我们窘逼。”

福在又点点头。

“给了多少抚恤金？”

福在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，以前，她只知道奖金、加薪、红利。

“三个月。”

“照足劳工处规矩，算是仁人君子。”

福在收拾桌上私人物件，放进一只大纸箱。

同事们过来说：“后会有期。”

她不出声。

捧起纸盒出门。

季太太亲自送到门口。

最惨是没有人是坏人，没有人想害人。

福在到街角叫了部车子。

司机问：“小姐，去哪里？”

福在一时不知怎样回答。

过一会她说：“回家。”

司机愕然，“家在什么地方？”

福在这才想起，“铮荣路。”

已经搬过一次，在她丈夫邵南失业之前，他们住在山上南福路，南与福，刚巧是他们这对年轻夫妇的名字，两人对那条路的幽美环境一见钟情，立刻动用所有节蓄买下高层千多英尺公寓。

真没想到市道一直向下，不久邵南失去工作，无法负担分期付款，两年之后，把公寓还给银行，赔掉百分之二十按金，还欠银行百多万，就这样，两夫妻变得一穷二白，由中产阶级变为无产阶级。

邵南喃喃说：“像变戏法一般，过去那十年白做了。”

他到处找工作，开头十分积极，后来渐渐气馁。

之后搬到铮荣路小单位租住，地方狭小，邵南不习惯，牢骚日多。车子到了。

福在默默回家按铃。

姑母来开门，一见纸盒，便惊问：“你——”

福在不出声。

“真气馁。”

福在不想叫姑母难受，不再说话。

姑母行李已经收拾好，打算回乡，这里，不关她事了。

“福在——”

“放心，大不了到澳洲或加拿大的餐馆打工，去赚最低工资。”

“福在，我走了之后，你要当心。”

福在笑了，“当心什么？”

姑母冲口而出：“当心邵南。”

“姑母，邵南不是坏人，这段日子，他内心积郁。”

姑母不忿，“不开心就可以打人？我来挡他，他连我都推倒在地。”

“事后他也向你道歉。”

“哼。”

“那次是他不对，他多喝了一点。”

姑母叹口气，“福在，这几年亏得你照顾我。”

“姑母看顾我才真。”

姑母握着福在的手，“市道一定会好转。”

福在笑，“姑母怎么知道？”

“否极泰来呀。”

福在拥抱姑母，“我送你去飞机场。”

一边往她口袋里塞钱。

“福在，你自己要用。”姑母慌忙还她。

“我有。”她按住姑母双手。

“有空到上海来看我。”

“一定。”

就这样，姑母回家乡去了。

福在请她出山，原先是因为怀孕，想找个可靠的保姆，姑母好不容易申请到双程证，她却没保住胎儿。

姑母索性留下照顾她起居饮食。

那时每个同事家都雇着一两个菲籍女佣，区区一点薪水，算是什



么，到外国旅行，孩子连工人五六张飞机票一起去，周末逛商场看电影，兵分两路，浩浩荡荡操兵似的。

哪里想过有今日。

在飞机场姑母千叮万嘱，双手不住抚摸福在头发，福在不禁流泪。姑母走了，她打算回家。

“王福在。”

谁，谁叫她？

“你是王福在。”

福在抬起头。

只见对面站着一个装扮光鲜的年轻女子，亮红嘴唇，大白天也戴着闪烁首饰，名贵套装配极细高跟鞋，挺胸收腰，十分神气。

人家年纪或许与福在相似，但是精神状态不可同日而语。

女郎笑着问：“不记得我是谁？”

真的想不起，福在精神恍惚，还有什么记性。

女郎伸过手，亲密地握住福在的手，福在刚想挣脱，女郎却说：“我是李月玫呀。”

福在一听这三个字，不由得绽开笑颜，“月玫！”

两人连忙走到一角，找个地方坐下。

“月玫，你怎么失了踪？”

“恶人先告状，你呢，中学毕业之后去了何处？遍寻不获，差点没登报寻人，幸亏你样子没变，我眼又尖，一下子在芸芸众生中把你揪出来。”

“人山人海，亏你的。”福在看着老友，“你变多了，亮丽如明星。”

月玫朝福在眨眨眼，然后殷殷垂询：“好吗？”

“我结了婚。”

月玫答：“我也是。”

大家又笑。

“王伯母呢？”

“一年前去世。”

月玫啊地一声，看得出是真情惋惜，“她一直生病。”

福在不出声，母亲在生，并不赞成福在与这个轻佻美貌的同学来往：“李月玫对你有坏影响：迷爱情小说，擦口红，都是由她教会。”

那是少女时代的事了。

想到月玫在学校总是保护懦弱的她，福在不禁握紧好友的手。

刚想深谈，穿制服的司机忽然找了过来，“太太，你在这里，周先生催你回去呢。”

月玫随口丢下一句，“知道了，”然后殷勤对福在说：“我送你一程。”

福在不由得点头。

司机有点诧异，这是谁？年轻的周太太并无这样的朋友：衣着朴素，憔悴、拘谨。

不过，太太待她却异常熟络亲切。

司机不敢怠慢。

在车上，月玫说：“福在，到我家去喝杯茶。”



“改天吧，我忙呢。”

“不可以诸多推搪，多少年没见了？六七年有了吧，不能让你再离开我的目光。”

福在觉得老同学脾气依旧。

车子往近郊驶去，那一带是都会最高贵的住宅区，小小独立洋房，红墙绿瓦，前后花园，像童话故事里屋子。

李月玫住这里？

她真的步步高升了，都会不景气对她可是一点影响也无。

月玫何等机灵聪明，一看福在表情便知道好友在想什么，她笑说：“老周经营冻肉生意，经济无论到了何种地步，人总得吃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她把福在领进屋内。

室内布置十分大方：浅褐色皮沙发，波斯地毯，红木台椅，许多绿色植物……一看就知道不是月玫的主意。

福在了解她同学，月玫是那种穿粉红色羽毛高跟拖鞋的人。

她由衷称赞：“好地方。”

月玫叫佣人摆出茶点。

“你呢，福在，你快乐吗？”

福在摇摇头，“别说我了。”

月玫细细看她，“福在，有什么话大可同我说。”

福在不出声。

“福在，十载同窗，情比手足。”

福在忽然伸手解开衬衫领口纽扣，轻轻拉开衣襟，给月玫看。

月玫一看她胸前，忍不住霍一声站起来。

福在胸前不但有青瘀色指痕，且有一处灼伤，已经结痂，但仍然红肿，分明是香烟烫伤。

谁，谁把她胸口当烟灰缸？

月玫悲忿莫名，“是他做的？”

福在点点头。

“你有无报警？你仍与他在一起？”

福在不知如何回答。

“不要再回去了，搬到我这里来，我俩重逢是天意，由我帮你作主。”

福在看到窗外去，“邵南不是坏人——”

月玫斩钉截铁般说：“他令人发指，他该死！”

“是这社会快把人逼疯了。”

月玫咬牙切齿说：“终于怪到社会上去。”

福在不出声。

“福在，你我小时已吃足苦头，你父亲早逝，母亲长期患病，我生母改嫁两次，我从姓李变姓丘，又自姓丘改姓区，好不容易终于又姓回李，凄凉莫名，成年那日，我发誓有谁再碰我一根手指，我就把他斩成一截截。”

福在怔怔看着老同学。

“你为什么找不着我？因为我们搬了一次又一次，永远居无定所，

因为我又改了姓氏，你查也查不到……今日，再也无人可以欺侮我。”

月玫不住在客厅踱步，她紧握拳头，像一只要攻击敌人的野兽。

福在轻轻说：“你不必为我生气。”

“你的手提电话呢？”

“我没有那种玩意儿。”

月玫立刻自手袋取出袖珍可爱电话放她手中，“随时打给我，我也可常常找到你。”

她又找出一只最时髦名牌手袋，交到福在手中，“给你用，在这城市生活，少不了这些道具。”

她打开手袋给福在看，里边有一叠钞票。

福在连忙说：“我不需要——”

“收着。”

她叫司机送福在回家。

“我改天来看你，现在，我得去应酬我那老板老周。”

福在忽然笑了，“月玫，你英明神武。”

司机把她送回铮荣路，福在看一看时间，已是下午四时。

竟在月玫处消磨了那么久。

房东在门口等她。

“邵太太，今日别叫我空手而回。”

福在愕然，“我没欠租呀。”

房东也诧异，“邵先生一直推说手头不便，欠了三个月。”

可是福在明明把租金交到邵南手中——

啊！又用到别的地方去了。

福在连忙打开手袋，把月玫赠她的现钞取出，数给房东。

左手来右手去，只剩几张千元钞票。

房东笑，“还是邵太太有办法，邵太太，我下月初再来。”

福在开门进屋，发觉丈夫坐在客厅看报纸。

原来，他在家里，他不开门，他把最腌臢的事卸给女人做。

福在轻轻问：“那三个月的租金花到哪里去了？”

邵南冷笑，“请朋友吃饭，托他们找工作。”

“今日我也被辞退。”

邵南一怔，他本来可算得是英俊的脸扭曲一下，双眼露出恐惧的神色来。

他们属于经不起考验的一代，过去廿年被节节上升的繁华都会宠坏，只听过挖角、跳槽、跃升、兼职，从未试过失业，根本不知如何应付这件事。

只听得邵南喃喃说：“没有收入，怎么办？”

他用手捧着头痛苦呻吟。

福在呆呆坐在他面前。

“我找朋友喝一杯。”

他顺手打开福在手袋，看到有钱，立刻掏出纳入自己口袋，开了门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如此经不起考验，失业一年，邵南竟变成这个样子：酗酒、打人、偷钱、闹事……



王福在的整个世界自高墙摔下，跌得粉碎。

还有什么婚姻家庭事业。

凌晨，邵南回来，啪一声开亮灯，把福在自床上拉起来。

他已喝得东歪西倒，这样对福在说：“我想到办法了，叫老太婆把积蓄拿出来，她在我们家白住这么久，现在焉能见死不救。”

福在静静看住他，心中十分庆幸姑母已经回乡，不必看到这种可怕场面。

“把老太婆叫出来摊牌。”

“邵南，我们还有力气，我们可以从头开始。”

“老太婆人呢？”

“回内地去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邵南忽然大怒，他歪着嘴，用尽力气，把妻子自床上拖下来，随手取起台灯，朝福在头上敲打下去。

福在本能伸手护头，她挣扎打滚，跑到浴室，把自己反锁在内。

她簌簌发抖，在浴室镜子里看到自己，只见额角开花，血汨汨流出，披了一面，手指关节肿起，已不能活动。

她受重创，必须赶去医院急救。

福在不顾一切冲出去，跑到客厅，打开大门奔到街上，不知为什么，邵南没有追住她。

她叫一部车子，对司机说：“马利医院急症室。”

福在失去知觉。

是那好心司机通知救护人员来接她入院。

醒来时手掌打上石膏，头上已缝针。

福在听见邵南的声音同警察解释：“她一定是在街上摔了一跤，吓死人，我接到通知已尽快赶来。”

谎言说得如此流利，叫福在毛骨悚然。

她内心十分平静。

会不会索性失救也就算数，她实在不知怎样收拾这个烂摊子，可是人类求生本能叫她又活了下来。

医生探头过来对福在说：“看似可怕，其实只是皮外伤，三两天可以出院。”

邵南歪着嘴走了。

邻床的女病人怪羡慕，“你先生真好，不住踱步，焦急得很，他一定爱你。”

福在不出声。

她迟疑一会，打电话给李月玫。

三十分钟后月玫匆匆赶到，二话不说，立刻替福在办转院手续，把她挪到私人房间，又请到矫形医生来诊视伤口。

要紧事办妥了，她才问：“又是他干的好事？”

福在不出声。

月玫冷冷说：“终有一次，他会杀死你。”

今日，福在深深觉得这句话也讲得很实在。

“有必要留着任人摆布吗，廿一世纪了，拿点勇气出来。”



“我不知该走到何处去。”

“我同你，惯于流离，自然是走到更远更高的地方去。”

福在看着朋友，“你不同，月玫，你是美人。”

月玫深深叹口气。

“我的所有，都在小公寓里。”

“你还有一身本领可以带走。”

“那些雕虫小技，在今日不景气环境下，早已贬得一文不值。”

月玫忽然问：“那你打算怎样，自杀？”

谁知福在凄凉而平静地说：“很想念爸妈，想与他们团聚。”

“呵，这样懦弱。”

福在住了三天医院，月玫每日来探访她，带鲜口的食物，陪她说话。

最后，替她付清住院费用。

“月玫，无限感激。”

“到老周的公司来帮手吧。”

福在喜出望外，“我有的是力气。”

月玫揶揄，“可怜，像条牛。”

福在讪讪地不出声。

“两条路，福在，要不跟我走，要不，回家。”

她想一想，“我想回家看看。”

“一有事，立刻用那只手提电话。”

月玫送福在回家，司机在门外等候。

门一打开，就有一阵霉味冲出来。